

蘇平仲文集

二



蘇平仲文集卷之四

傳

譚濟傳

章貢黎諒校正重刊

譚鎮撫者名濟字濟翁長沙湘潭人也其先曰世績仕宋官至
禮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至濟七世矣濟少力學歲壬辰湖湘
騷動濟集衆捍鄉邑會武岡楊完者元帥率其部東下濟遂與
俱東甲午次江右以功擢千夫長明年次宣城廣德遂至錢唐
兼管軍器軍儲事丙申春除湖州路知事尋陞萬夫長戊戌秋
楊完者爲左丞江浙行省與張士誠大尉有郤戰不勝自剄死
其所部皆欲降張士誠濟獨持不可曰依人烏可不慎今欲得
所依莫若往歸胡統軍耳歸胡統軍不獨得所依亦可借力爲
揚左丞報讐也於是行樞密院同僉員成立遣濟持書往歸胡

統軍胡統軍者故越國胡公也時以上將鎮建安濟往歸胡統
軍胡統軍賜濟文綺銀袍各二即日署爲萬戶負同僉與諸將
校聞之於是相率歸胡統軍濟歸胡統軍之冬從王元帥攻下
蘭溪金華既已降遂與俱守諸暨遂乘間拔蕭山更佐王元帥
戍建安戰咸臨步大捷又捷於金山橋更戍衢州從王元帥攻
下廣信而留戍僞漢陳友諒軍圖廣信從出擊生得僞萬戶一
人吏卒二人馬一遂從衛國節公攻下臨川進兵接南昌引兵
拔建昌凡三年而還戍金華其年十月僞吳張士誠遣謝院判
寇東陽義爲從戰東江橋生禽僞萬戶一人居歲餘復從擊張
士誠軍于新城之龍潭生得僞萬戶一人轉南戰鉛山遂至浦
城敗賴元帥軍南峯寺下進破景江橋寨生得一將四卒更從
曹國李公轉西戰桐廬富陽餘杭遂從下錢塘而曹國選濟爲

鎮撫復從曹國南取建州劔州汀州洪武元年從胡左丞東平
冠昌國海中蘭秀山後一年忠顯校尉勅書下其夏從徐指揮
北征至北平遂屬征虜副將軍鄂國公追也速丞相軍於大寧
全寧錦州遼河復從曹國赴大將軍魏國徐公于慶陽由涿州
過中山渡渾沱出井陘至大原而魏國已舉慶陽於是別由代
州踰鴈門援大同行至馬邑遇劉平章軍與戰虜千戶一人行
未至大同四十里與大軍共敗孔興脫列伯二國公軍於懷仁
追北十五里得元帥一人又追至東勝豐州黑河雲內乃還明
年復從徐指揮出居庸夾擊雲州遂及蠻子太尉沙不丁平章
軍戰駱駝山等處從攻上都得萬戶一人從攻應昌得院判一
人因逐魯王軍黑松林至慶州古城還次高州從趙左丞往松
利盡諭下諸屯堡還至全寧曹國遣之部送元之降臣及宦官

之北平已而復從曹國追沙不丁餘丁至三不刺野馬川而回
北平以深入賜文綺二北羊十班師詔下還金華而計功行
賞矣例賜濟文錦六帛六被濟制書其令子孫世襲戍金華
三年爲洪武七年調平陽會私鬻鹽者六百餘人出入瑞安之
小村百丈殺三魁巡檢溫州衛命濟領軍往捕悉奄捕反接送
獄明年夏青田民葉保五謀反處州衛檄溫州衛合軍捕之亦
以命濟濟曰此小孽何足煩吾官軍取之以弓兵足矣即率梅
頭東山高樓三魁洋望仙口六處巡檢往會處州軍于楊山寨
竟破之竄者七十餘人蹤跡禽之然於民秋毫無擾平陽民楊
伯存造偽鈔礮山九年夏事覺濟直擣其地獲之吏嗾伯存援
數十人濟燭其奸詰伯存曰此數十人者爲余造印耶抑行使耶
伯存對曰非也更教我援之耳濟切責吏曰當先按汝數十人

還平陽繼攝者千戶事往往廢閣仍攝以濟攝一年事無鉅
必盡心焉有持牒來訴者或歸其事有司或以屬各所後必問
所處當否即有不當折以片言無不心服上官或執所見必開
陳使悟乃已濟雖乞謝還而溫人稱之至于今十四年秋平陽十
六都陳以仁亦以這偽鈔發覺其鄉人初聞官來捕大懼既而
探知來者譚鎮撫更相慰藉曰是嘗捕造偽礬山者無懼也濟
抵十六都城以仁及黨與竟還村落罔聞知其冬處州范吳達
三等紀平陽西鄙官軍出討兩百戶戰沒二三父老詣繆千戶
言曰賊勢如此宜集民丁作聲勢今小民所敬愛無若譚鎮撫
者可任也繆將軍謂濟曰無惜一行濟至江南告其民曰事急
矣何不團結相保守咸扣頭曰惟鎮撫命於是其子弟皆荷竹

鑿木楸而前一晝夜得七千人分扼宜山梅嶺烏石嶺石塘賊
聞風爲却數日毛指揮軍乃至縣西南不殘燬濟之力也已而
延安侯統大軍駐縣境慮寇窮逸入海去選濟沿海往來徵巡
無使舡得下海士卒或散入鄉村害民得以軍法從事巡徼至
下林巡檢訴有游卒十七人宿民家盡縛其家人汚以通賊腰
賂方肆行榜掠擁之去矣濟追及之縱民而縛十七人者還其
主帥曰尔卒爲凶虐其自治之難時從征者無不乘時擄人兒
女惟濟弗忍云

史氏曰余讀宋史至譚世績傳觀其侃侃立朝屢挫權倖而索
身以死未嘗不欣欣慕焉乃今見其裔孫有若濟者所謂賢者
必有後誠然哉方濟與等輩決去就之際非明炳幾先何能尔
也奮自投歸 本朝四方從征以成功名而福祿施及後嗣此

其材畧真過人哉天下大定守封疆於海隅間與郡邑之吏共
事舉措輒出人意表仲尼曰君子不器其濟之謂歟其濟之謂歟

張正傳

張孝子者名正字思中溫之平陽登瀛里人九歲父仲達夜鞠
於母林十三歲母瘡發于額左角瘍鑒視之曰此瘡惡不可言
腫若至鼻雖秦越人不知爲計矣正憂懼蒼黃走城隍祠匍匐
泣禱引刀剖股肉持還家鬻粥以食母瘡立愈初瘍醫見其母
之瘡之愈而不知其愈也正食以股肉駭曰吾見患此瘡者十
人十不救張母獨無恙何哉已而其事頗聞人比之孝已正事
母極孺慕之情事無鉅細不容決不行年三十娶婦陳帷帳衾
褥施于床者櫟以錦綉正曰吾在襁抱時母推燥而就溫今吾
母寢處何如而吾乃寢處此於吾安乎即以讓其母陳事姑稍

懈正輒曰要所以爲養也若不盡力奉吾母何以爾爲陳嘗有
間言正曰我豈孝衰於妻子耶不然此言何自至白其母切責
其妻其妻亦感悟更爲恭順之行洪武丁巳秋母滯下伏枕血
糞淋漓正時以手搦去之了無難色後六年春母疾病衆醫人
人以爲切其脈察其證不可爲正曰吾聞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
坐視而不營求之理禱于東嶽行祠復剖股和藥藥未進而母
病革矣母沒朝夕悲號感動閭者及既葬日至墓所未嘗不流
涕於戲正可謂孝義人也已或曰吾見其孝矣烏在其爲義也
曰正持身端謹見人交通權貴漁貨賄以自肥愀然曰一時意
誠快如子孫何其家無餘資鄉隣故舊喪不能舉者必竭力周
之而又率好義者往助之有禁本者家貧母老而病篤會有召
命本且行恐母不諱無誰爲收悲甚正曰而母誠不諱棺歛吾

吾責也本行將半歲其母死正遂買棺收之本丁憂來歸數月亦死一子猶未晬收之亦正也如此凡十餘人可不謂之義人乎余友譚君濟翁素慎許可特推許正余固意其必有過人者及邑士林斌徐光爲余道其事乃益知正之過人而譚君之推許不偶然矣昔閔損孝而孔子稱之匡章非不孝而孟子辯之豈爲二子計哉聿善扶義無夫人知所勸爾孔孟之時去古未遠也且猶如此況千百載之下乎若正者亦難能矣亦難能矣論著于篇余烏得而廢諸

黃夢庚夢裴傳

黃夢庚字伯明弟夢裴字伯晉處州麗水人秦府紀善夢地其兄也或奪官獨夢池左迂龍江宣課司大使後以其入課鈔惡繫刑

諸王府官屬或竄

部獄夢庚聞兄繫獄走

京師視之會有

詔旨罪無大小得

輸粟邊郡自贖夢庚謂夢池曰兄罪不可測夢庚日夜憂之計無所出天幸有此願贖園家之田往輸庶兄弟可白首相保也夢池持不可夢庚曰父母遺跡與祖宗遺業孰重輕夢池曰我豈不知弟今日鬻田即吾父母他日何食夢庚曰兄繫獄父母朝夕食且不下咽使兄獲免罪歸見父母父母啜菽飲水無不樂者兄如終已持不可夢庚當擊登聞鼓自言

天子輸粟

贖兄罪夢池恐乃許之夢庚馳還家以鬻田事白其父文彬夢裴樂然持養東西奔走從人買白金予夢庚夢庚乃北行七十里道病幾死者數矣然猶自力以達大同輸粟五百斛刑部乃義出夢池夢池在獄中母張沒二弟棺歛盡禮極力營葬事夢池一如事父其兄

召試京師留關中能江兩人者未嘗不更

番省侍夢庚妻葉夢池妻魏初聞其夫議鬻田輒從旁曰勉之
勉之竊聞天下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使而兄得生還吾屬
殷死無憾勉之勉之君子以爲黃氏兄弟妯娌皆非常人也
論曰昔普明兄弟至相與爭田今夢庚兄弟盡鬻其田以活其
兄無秋毫顧惜意論者往往謂今人不如古人觀此兩家兄弟
古今人果孰愈耶夢池九世祖師恩師恩兄福州鄧度推官四
分先人遺貲命三子各取一分而以其一畀師恩師恩不惟不
較尋推其金帛重寶予兄子若夢庚夢池真師恩子孫哉且世
人舉事敗於婦言者何可勝道方夢庚夢池鬻田脫其妻或一
人梗之雖不中輟庸詎知不失機會於戲葉與魏可不謂之賢
婦人乎

張毅字彥剛揚州人元之將亡四面兵聚揚州毅奉父母避之大同國朝取大同立都指揮使司以毅讀書而曉法律召爲書佐毅亦喜得俸養父母不辭爲書佐治文書見謂勤敏尤潔廉不可干以私洪武五年冬母趙病卒毅棺斂扶護南歸行至直沽其父又以六年冬死于直沽毅以力薄不能歸兩喪爲里外火之而負骨歸揚州以十年夏補丁溪祖墳之東服除都督府起爲書佐出補浙江都指揮使司令史毅有兩叔父其次叔父客死瓜洲殯焉其長叔父居鄉里老且病貧甚毅爲令史都指揮司念次叔父喪未舉長叔父老病貧乏乃爾日夜憂悚至感泣十五年夏從延安侯平寇溫處還司謁告歸省父母墳墓舉次叔父喪以拊奉錢帛爲長叔父壽數日告長叔父曰毅不幸父母沒矣賴有叔父在得相依顧靡半投欲留侍叔父不可

得御叔父以往則叔父已老又病甚不可與俱行毅還浙江當
量口用俸額其餘以奉養叔父叔父雖老病無苦戚戚也其叔
父曰汝克萬里返葬父母士叔亦賴汝免暴骨異鄉且克盡念
老身而奉養之有姪如此我旦夕死不恨吾姪讀書知顯親大
節勉之勉之吾族庶其復振乎於時楊州人見其叔姪如此無
不歎曰曩罹兵革之禍鄉里存者百無一二於其父母生不能
養而死不能塋况能養且塋其從父若張毅者乎毅亦賢哉余
不識毅譚濟翁示余劉子仁所著孝行錄且盛稱毅在都司有
能聲及居延安侯府推不忍之心脫人於忍者之手凡全活
者若干人免罪辜者若干人蒙其惠者若干人然則毅可謂仁
孝人矣孰得以文墨吏目之哉蓋有爲有守而不幸爲吏也雖
爲吏而無愧於古之君子其義可尚也由是子仁錄之齊翁稱

之莫非出於義也於戲孝所以事上也仁所以恤下也毅克克之焉往而不爲君子哉余喜文墨吏中有若毅故論次之云

黃母劉傳

黃母諱文淑姓劉氏溫之永嘉人宋宣和辛丑其先名士英者爲州學教授能出謀募兵却睦寇方臘而全其城靖康丙午通判太原軍府事金人犯太原死之封忠濟侯詔立廟鄉郡額曰忠烈在今明倫坊學宮之東於劉爲八世祖父某早亡母林喪明寡居劉以弟不慧身任養母保抱扶掖懇懇焉及歸黃氏猶時歸浣濯補綴衣裳遺餽候問繼於途識與不識稱其孝如出一口黃氏永嘉故名族閥閱與劉氏相望劉夫曰松陽縣儒學教諭應發應發父衢州明正書院山長南一南一父脩職郎適道適道父朝奉大夫恭甫而距紹興二年進士御史檢法官衮

實七世云劉爲黃氏婦善事舅姑姑張性嚴毅家人輩鮮得其
懽心劉委曲奉承食上立侍不徹不退晨昏禮久益恭姑愛之
猶女歸應發八年無子乃爲聘娣生子通通生五日而所生母
死劉鞠育使長大通年十二應發卒時劉三十有六歲南一尚
無恙然耄矣私念通非劉產而恐劉有他志也憂見于面劉端
知其情垂泣曰夫在日妻且猶仰望通終身而視之謹謹矧夫
亡乎有如不一心黃氏養老人而字遺孤者有如日自是孝慈
愈篤南一乃喜過望越三年南一亦卒劉居喪哀戚甚治喪無
遠禮營壙信與以築舉夫之柩合窆焉日夜攻絲枲資通從鄉
先生陳公潛學進士業通亦自知砥礪明蔡氏書一日挾書行
且讀不覺墮井中出得狂易疾劉謂其豈父生者不亟娶黃氏
宗祀將自吾世斬乃爲之聘屠氏之女生子性前此應發以通

未成童乞養婦之子劉中孫爲子雖乞養子劉恩之不啻如通
授以室矣中孫見通狂易松心甚喜自意通旦暮死即其家賞
當奄有而不意屠氏生男也性生中孫殊鞦鞢勃然露刃入卧
内戕之賴劉奮當其鋒得不死刃下隣保不義中孫相與執送
官寘諸法後九年通果死狂易劉榮榮與性居而中孫諸宗百
端偵伺凌轢之未幾海上盜又起兵興繼以飢饉科崔室集劉
辛苦支吾門戶終無怨懟意又未嘗廢歲時節祀享與夫族鄰
鄉間餽問慶吊禮人益以爲難能與性居二十二年爲今洪武
元年秋得疾且革執性手曰我爲汝家婦不幸寡祐二世短命
保汝父子壽孤橫逆艱棘中雖不敢不盡死力然一弱婦人耳
安敢自意無他萬一有不測我死有餘罪今天幸得見汝成立
有婦有子我可以下見介祖矣雖然思兩世孤節先緒不絕如